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

文学的幻想

别林斯基 / 著 满涛 / 译

刘湛秋 /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

满涛译

文学的幻想

别林斯基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学的幻想

〔俄〕别林斯基 著 满涛 译

责任编辑:左克诚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8.75

字 数:470,000

版 次: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40-4/I·1334

定 价:19.5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总序

刘湛秋

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的大师们几乎都和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情有独钟。

鲁迅是学日文的，竟然肯花那么多精力去从德文转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还有他和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澄静如秋水的友谊和所译的诗文；巴金是留法的，宁愿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周扬从英文去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专著《生活与美学》；更不用说瞿秋白为俄罗斯文学所倾注的心血以及他那无与伦比的译作了。

风格、气质、思想倾向、生活习俗迥异的中国作家、诗人、评论家为什么都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星空呢？！

真的，你仰望的是一座星空，不是一颗孤独的星，不是一串星宿，甚至不是星群，而真真实实是一座璀璨夺目的星空！

从现代文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在一、二百年间孕育出了那么多的文豪呢？我们至今仍难找到能和契诃夫媲美的短篇圣手；列夫·托尔斯泰的宏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永远是文学的高峰、人类的瑰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被全世界公认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屠格涅夫的优美文体和他笔下的爱情仍为今天少男少女读时唏嘘不已；果戈

理的作品永远使文学同行们折服；而从普希金开始的俄罗斯诗歌长河更是浪潮起伏，气象万千。在运用长诗形式描绘社会和刻画人物方面，我敢断定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诗中之最，普希金称之为“诗体小说”真当之无愧；二十七岁即逝世的莱蒙托夫留下那么多长短诗不说，仅一部中篇小说《当代英雄》就足以使他迈入大师行列，而使其他诗人惊羨不已，难以望其项背；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过的好》可算是十九世纪用诗歌描绘农民生活的顶峰；而评论界三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纵横捭阖的文笔与气势至今仍闪现光彩，一代文学思想大师赫尔岑的回忆录是几乎为所有文学行家们所珍藏并随时翻阅的经典……

真的，一提起俄罗斯文学，我们的心犹如一汪春水，我们的航行是那样惬意！

我少年时曾那样醉倒于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和《在人间》，那种画面和人生场景不可能属于另一个人的手笔；还有普里希文的大自然与动植物；蒲宁的忧郁的文体使你想起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冰雪；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别有情韵的小说和他的一部谈创作的散文小说式的论著《金蔷薇》风靡中国文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可算是世界另一奇书，我没看过另一个作家的笔下能出现那样气象万千宏伟多姿的描绘，恐怕人类再想出现一部如此巨著是很难了。而像爱伦堡那样的奇才也极为罕见，仅他的六卷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中国文坛同类书中也算绝无仅有吧！那么，像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马雅可夫斯基的非同寻常的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西蒙诺夫的风靡一时的抒情短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勃洛克和叶赛宁的抒情诗都是随着岁月流逝而光辉不减的杰作。

浩瀚的星空，灿烂的星空！

这奇怪吗？唯独对中国人的眼睛如此吗？仅因为有某种革命的联系吗？不是的。全世界都承认俄罗斯文学的灿烂，因为她确实太强大了。

俄罗斯文学的无穷的魅力在于她的博大精深，在于她的深厚的生命活力，在于她展现的社会画面，在于她极富现实的精粹的语言。她有英国文学的凝重，却没有英国文学的沉闷；她有法国文学的活力，却更显思辨色彩。当然，我无意于比较各国文学的特点，何况某一国文学也都是多方位的，很难用统一的特征来概括。如果从纯感性的角度凝炼成一句话，那就是：俄罗斯文学读来使人舒服，因而也更耐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谈话时我曾这样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俄国文学一样博大精深。”这是偏爱抑或是偏见吗？

为什么俄罗斯文学形成一座灿烂的星空，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说不清为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地域上的原因。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寒冷的国度。我一向有个偏见，认为寒带比热带更容易产生文学。四季如夏，四季如春只能导至人们向往外部世界的欢乐，而冰雪、火炉则诱惑人们幻想，冷静的思考，精神世界的升华，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冰天雪地自然景观的产物。想想吧，雪地上的三套车，壁炉里的火焰，永远能使人升腾起生命的诗情与艺术的构想。同样，这种氛围也适宜读书，从而帮助形成一个巨大的读书市场，形成良好的文学层土壤，也许，像瑞典，挪威这些寒冷冬天的国度之所以文学繁荣也与此有关吧！

另外，整个俄罗斯文化的雄厚背景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各种艺术互相渗透、融合，更显其光辉。像俄罗斯音乐界的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强力五人集团，乃至肖斯塔柯维奇，拉赫曼尼诺夫，钢琴之王鲁宾斯坦，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芭蕾舞奠基人巴兰钦、乌兰诺娃，画家列宾、苏里柯夫，乃至近代的康定斯基，都

是杰出的艺术巨子。油画家阿伊瓦佐夫的海、希什柯夫的森林都已成为艺术术语。这种艺术大师荟萃、群雄并立的现象在俄罗斯和前苏维埃俄罗斯各个年代都显得十分突出。契诃夫的日常生活安排是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举行艺术沙龙，或者按今天流行说法举行派对 (Party)，经常文化名人云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气氛洋溢于整个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之中。

还有个很奇特的现象是：尽管俄罗斯的大社会环境几乎一直是专制的，从沙皇到斯大林时代，但是他们为艺术家所营造的小环境却相对比较宽松，因此艺术家相对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有心灵上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像果戈理的《死魂灵》，谢德林的讽刺小说，涅克拉索夫的诗也基本上有发表的权利，在苏维埃俄罗斯，像小说《第四十一》，《静静的顿河》能不加删改地出版，甚至受到称赞，也确能说明政治对艺术的管制是有限的，艺术独立的规律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尊重。当然，像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未能允许出版，但这本书居然写出来了，而且最终在国外得以出版，索氏本人又安全出国，多少也能说明文网不那么严密吧！可以说，俄罗斯文学的写实和创作自由的传统从没有彻底被撕裂过，而是在曲折地发展着，像俄罗斯的老树，越发显得郁郁葱葱。

同时，我更深切的感觉是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内心的强大和他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不必用什么“甘于寂寞”这类词眼来形容了，他们终身在艺术征途上跋涉，苦心地创造，坚忍地追求，认定的事就勇敢地去做，义无反顾。像托尔斯泰、契诃夫，直到死前也未停止艺术的攀登，像别林斯基咳着血仍笔耕不辍，不在乎贫病交加，对他们来说，艺术和身外的名利相比，艺术总是第一的。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群中普遍存在的风气。我十分敬重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他可算人格强大的代表。他以其诗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当时的苏联政府告诉他：你

可以去领奖，不过出去了就不能再回国。在二者必居其一时，帕氏痛苦地进行了抉择。他决心留在俄罗斯，而放弃领奖。因为对他来说，在俄罗斯土地面前，诺贝尔文学奖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只能选择俄罗斯土地，他宁愿生活上清贫！毫无疑问，这种普遍的文人风骨铸成了俄罗斯文学大厦的顶梁柱。

在仰望这座星空时，我们很容易寻找到这样的星宿，像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巴尔蒙特，乃至法捷耶夫，这些名字的背后都寓涵着强大的人格力量。想想吧，具有这种风骨的作家、诗人的笔下怎能不出现大气的作品？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恐怕首先要肯定的就是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织成了俄罗斯文学星空的经纬！

因此，当我着手构想并主编《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时，我确有在星空下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一颗颗闪亮的星，像闪光的金子，使我们难以取舍，显然，即使编一百卷的长卷系列，恐怕也难以概括。这确是人类文学的金库。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新闻出版局领导的魄力，使我们一拍即合。我深知，这也是我晚年所梦寐以求的一大文学工程。

我们只有坚毅地、勇敢地走下去。用一部部书垒成一座金库。

漫步在俄罗斯文学的星空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此刻，也许沉默更有力量。当我们一次次在仰望这座星空的沉思中，无论带着快乐、忧伤、喜悦、苦闷，我们将依然是情不自禁！

1995年6月17日写于北京虎坊桥路寓所

目 录

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总序 刘湛秋

| | |
|------------------------|-----|
| 文学的幻想..... | 1 |
| 果戈理的《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 | 115 |
|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 118 |
| 《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 | 178 |
| 《当代英雄》(短评之一)..... | 196 |
| 《当代英雄》(短评之二)..... | 199 |
| 《当代英雄》..... | 202 |
| 《叶甫盖尼·奥涅金》..... | 319 |
| 别林斯基的话..... | 420 |
| 诗歌的分类和分科..... | 425 |
| 艺术的概念..... | 510 |
| 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 | 531 |
| 题 解..... | 574 |

文学的幻想^①

(散文体哀歌)

—

我告诉你一句真话，
真话可比一切谎话都差劲。
老弟，我来介绍：
怎么能更尊敬地称呼这些人？……
——格利鲍耶陀夫^② 所著《智慧的痛苦》

你们有好书吗？——不，可是我们有伟大的作家。——那么，至少你们有文学？
——相反，我们只有书市。

——布朗贝乌斯男爵^③

-
- ① 本文于1834年连续发表在《望远镜》第38、39、41、42、45、46、49、50、51、52等期上。署名-он-инский。文后附有日期：“1834年12月12日作于谦巴尔。”
- ② 格利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著名的戏剧家。他的精心杰作《智慧的痛苦》送检未被通过，仅以手抄本传诵于世，作者死后四年，在1833年，删削了方得出版。完全的本子是在1862年才出版的。
- ③ 布朗贝乌斯男爵是森科夫斯基（1800—1858）的笔名。他以《读书文库》为机关刊物而发表其大部分文章，自诩博学，主张轻松文体，借肉麻当有趣的机智博得一部分读者的欢迎。他对果戈理有宿仇，同时也是别林斯基最猛烈的论战对象之一。

你们还记得那个幸福的时期，当时我们的文学勃发了一些生气，有才能的人一个接一个、长诗一篇接一篇、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杂志和丛刊一本接一本陆续出现；你们还记得那个美好的时期，当时我们这样以目前自傲，这样寄希望于未来，并且，夸耀着我们的现实，更夸耀着甜蜜的希望，确信我们有自己的拜伦们、莎士比亚们、席勒们、司各特们。呜呼！你，o，bon vieux temps^①，到哪里去了，这些可爱的梦想到哪里去了？你，诱人的希望到哪里去了！一切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怎样地改变了啊！在经过这样强烈、这样甜蜜的诱惑之后，遭遇到的是多么可怕而心碎的失望啊！文学竞技士们的高跷折断了，庸才们惯于攀登的草台倒塌了，而同时，我们从前这样迷恋过的为数不多的茎才小慧之徒都沉默了，昏昏入睡了，销声匿迹了。我们睡着时，做梦时，是克莱士，醒过来却变成了伊尔^②！呜呼！一位诗人的这些令人伤感的话，非常适用于我们每一个天才和半天才：

没有开花就雕萎，
在阴天的早晨！^③

是的，从前和如今，那时和现在！老天啊！……主要是一位俄国诗人的普希金——在雄伟有力的诗章里首先发散出俄国生活的气息，罗斯^④如此倾倒并珍爱他活泼的多样的才能，这样贪婪地倾听他嘹亮的音调，并且怀着这样的热爱对之发生共鸣的那个普希金，《波尔塔瓦》和《戈东诺夫》的作者的普希金；和那写了

① 法文：啊，过去的好日子。

② 6世纪里底亚之王克莱士以富著称，伊尔是在拳斗中为奥德赛所败的乞丐。

③ 引自波列查耶夫（1805—1838）的诗《晚霞》。

④ 俄国的古称。

《安琪洛》以及其他死的、无生命的童话的普希金……柯慈洛夫^①，那讴歌赚得无数女读者热泪的《修道士》苦难故事的沉思的歌者，把华美的幻想和谐地传达给我们的那个盲人；和另外那个柯慈洛夫，谣曲和其他发表在《读书文库》上的长短诗篇的作者，关于这些作品，我们只能说一声平稳无疵，正像《杂谈》^②上已经指出过的！……多大的差别！……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这样可悲的比较，这样可叹的对照，可是……总而言之，正像拉马丁所说：

Les dieux étaient tombés, les trônes étaient vides!^③

哪一些新神占据了老神所遗下的空位呢？呜呼，他们调换了老的，可是没有能够代替老的！在从前，我们的酷评家们，被当时大家都迷恋过的年轻的希望所激动，在幼稚纯朴的陶醉气氛中喊道：普希金是北方的拜伦，现代人类的代表！^④如今在我们的文学市场上，不知疲乏的传令人们^⑤又在大喊：库柯尔尼克^⑥，伟大的库柯尔尼克，库柯尔尼克是拜伦，库柯尔尼克是莎士比亚的勇敢的敌手，向库柯尔尼克致敬！^⑦现在，巴拉廷斯基^⑧们、波多林

① 柯慈洛夫（1779—1840），俄国诗人和翻译家，于1821年失明。

② 《杂谈》是《望远镜》杂志的每周附刊。

③ 法文：群神倒落了，王座空虚了！

④ 主张此说的主要是波列伏依（1796—1846），俄国批评家，历史家，《莫斯科电讯》杂志的编辑。他在文学上坚持浪漫主义倾向，只能够理解初期的普希金，而不能理解后期的普希金，对于果戈理那种单纯而自然的写法就更无法理解。晚年和彼得堡的一批反动文人同流合污起来，投到了反动阵营里去。

⑤ 主要是森科夫斯基。

⑥ 库柯尔尼克（1809—1868），俄国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作品专靠绚烂的词藻和浮夸的英雄引人注目。

⑦ 见《读书文库》和《残废者报文学副刊》。（译者按：原文把名字错写成《Инвалидные прибавления к литературе》，意谓“对文学的残废者的增补”，以表示嘲讽之意。）——原注

⑧ 巴拉廷斯基（1800—1882），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友人。

斯基^①们、雅寿科夫^②们、土曼斯基^③们、奥兹诺比欣^④们，被季莫菲耶夫^⑤们、叶尔萧夫^⑥们这些先生调换了下来；在他们暗淡失色的光荣遗迹上，按照那句俗谚：山中无虎，猴子称王，煊赫称雄的是布朗贝乌斯们、布尔加林^⑦们、格列奇^⑧们、卡拉希尼科夫^⑨们这些先生。前一种人不是偶或给我们以老腔老调，就是索性保持谦恭的沉默；后一种人则互相标榜，互称对方为天才，大声疾呼，好让大家快买他们的书。我们在授赠天才桂冠和称颂诗歌宗匠方面常常是漫无节度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积重难返的宿弊；至少，这原因，以前是由于天真烂漫的迷恋，那是从高贵的来源——对亲属之爱来的；而现在，绝对是发源于自私的打算；加之，从前还有些值得夸耀的东西，而现在……我们一点不想侮蔑库柯尔尼克君的优美的才能，然而我们毕竟还是可以肯定地说：在普希金和这位库柯尔尼克君之间有着一段不可测量的距离，从库柯尔尼克到普希金，

遥远如天上的星星！

-
- ① 波多林斯基（1806—1886），俄国诗人。
 - ② 雅寿科夫（1803—1846），俄国诗人，晚年变成斯拉夫派。
 - ③ 土曼斯基（1801? —1858），俄国诗人。
 - ④ 奥兹诺比欣（1804—1877），俄国诗人和翻译家。
 - ⑤ 季莫菲耶夫（1812—1883），俄国诗人，《读书文库》的同人。
 - ⑥ 叶尔萧夫（1815—1869），俄国诗人。
 - ⑦ 布尔加林原籍波兰，反动刊物《北方蜜蜂》的编辑，宪兵第三厅的密探。他善于迎合低级读者的口味，在小说里作些庸俗的道德说教。早就是普希金的论敌。
 - ⑧ 格列奇（1787—1867），布尔加林的同伙，与布尔加林、森科夫斯基等三人，同为别林斯基抨击最频繁、最猛烈的对象，特别臭名昭著的是他关于俄国文法的著作。
 - ⑨ 卡拉希尼科夫（1797? —1865），俄国小说家和人种学者。

是的——克雷洛夫^①和济洛夫^②君，札果斯金^③的《犹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和格列奇君的《黑妇人》，拉舍奇尼科夫^④的《最后的新贵》和马萨尔斯基^⑤君的《箭队》和布尔加林君的《玛赛巴》，奥陀耶夫斯基^⑥、玛尔林斯基^⑦、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和布朗贝乌斯男爵的中篇小说——如果这也可以称为中篇小说的话!!!……这一切说明着什么？我们文学如此空虚的原因何在呢？或者难道真的——我们没有文学？……

二

Pas de grâce!^⑧

——雨果所著《马里昂·德·洛姆》

是的——我们没有文学！

“这可好！多新鲜！”——我听到有千万个声音答复我的粗卤的言论。“可是，不屈不挠地为我们探索欧洲文明的我们那些杂志，充斥着未完成的长诗、戏剧、幻想之作的天才断片的我们那些丛刊，塞满着亿万本俄国作品的我们那些图书馆，我们那些荷马们、

① 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

② 济洛夫，俄国寓言作家和诗人，生卒年月不详。

③ 札果斯金（1789—1852），俄国历史小说家，官府红人，莫斯科各剧院的监督人。

④ 拉舍奇尼科夫（1792—1869），俄国历史小说家，别林斯基读中学时边查中学的校长。

⑤ 马萨尔斯基（1802—1861），布朗贝乌斯男爵所激赏的俗流文人之一。

⑥ 奥陀耶夫斯基（1803—1869），俄国作家，文学及音乐批评家。普希金的友人。

⑦ 玛尔林斯基是十二月党人别斯土舍夫（1797—1837）的笔名。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说专写“崇高的人物”，富于浮夸的色彩。玛尔林斯基的小说和专注重字面雕琢的别涅季克托夫（1807—1873）的诗同为当时流行的读物，都是由于别林斯基的严正批评而致声名挫败的。

⑧ 法文：没有宽恕！

莎士比亚们、歌德们、司各特们、拜伦们、席勒们、巴尔扎克们、高乃依们、莫里哀们、阿里斯托芬们，该怎么说呢？难道我们没有罗蒙诺索夫^①、黑拉斯科夫^②、杰尔查文^③、包格丹诺维奇^④、彼得罗夫^⑤、德米特利耶夫^⑥、卡拉姆辛^⑦、克雷洛夫、巴丘希科夫^⑧、茹科夫斯基^⑨、普希金、巴拉廷斯基，等等、等等吗？啊！你对这一点怎么说呢？”

就是这样，亲爱的先生们：虽然荣无男爵之尊，可是我有自己的幻想^⑩，因此，我顽强地坚持那种宿命的信念，就是：不管我们的苏玛罗科夫^⑪在悲剧方面远远地凌驾乎高乃依君和拉辛君之上，在寓言方面凌驾乎拉封丹之上；不管我们的黑拉斯科夫在竖琴上礼赞俄罗斯人的煊赫的荣誉，跟荷马、维吉尔分庭抗礼，在

-
- ①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学者。普希金称之为“我们的第一所大学”。他先于拉瓦锡发明物质不灭定律，在物理、化学、气象学、矿物学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树，在俄国语文改革方面贡献亦大。
- ② 黑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诗人。以叙事长诗《罗西雅达》等驰名，但其价值不高。
- ③ 杰尔查文（1743—1816），叶卡捷琳娜时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别林斯基在本文中把他列为俄国文学的四大诗人之一，但在以后的文章中没有对他重视，大概因为后来的俄国文学又有了新的进展，果戈理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潮流把他的光辉夺去了。
- ④ 包格丹诺维奇（1743—1803），俄国作家，拉封丹的模仿者。
- ⑤ 彼得罗夫（1736—1799），俄国诗人和翻译家。
- ⑥ 德米特利耶夫（1760—1837），俄国作家。作有许多讽刺文、短嘲诗和寓言。
- ⑦ 卡拉姆辛（1766—1826），俄国作家和历史家。受到英国感伤主义作家斯特的影响写成的六卷《一个俄罗斯旅行家的书简》和打破古典主义规范而把一个饱受欺凌的村女写入小说的《可怜的丽莎》，在当时引起过极大的反响，许多人竞相仿效，蔚为风气，产生了无数“旅行记”、“书简”以及“可怜的某某”之类。此外，他又写了一部煌煌巨著《俄国国家史》，共十二卷。
- ⑧ 巴丘希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先驱。
- ⑨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和翻译家。曾任皇室师傅多年。翻译过荷马的《奥德赛》，席勒、拜伦等人的作品。
- ⑩ 布朗贝乌斯男爵写过一本《幻想旅行记》，别林斯基这两句话是针对他说的。
- ⑪ 苏玛罗科夫（1718—1777），俄国最早的古典主义戏剧家。此人特别走运，所以声誉踔躄，被公认为俄国戏剧之父，其实是名不符实的。

“弗拉季米尔”和“伊凡”^①的盾牌下安然无恙地进入了不朽神祇的庙宇^②；不管我们的普希金在极短时间奋起与拜伦媲美，成为人类的代表；不管我们多产的法杰伊·威涅季克托维奇·布尔加林，恶习的真正的惩罚者和摧残者，有十年之久，在其作品中证明 *comme il faut*^③ 的人不应该欺诈和诳骗，酗酒和偷窃是不可恕的罪恶，通过风俗刻划的和道德讽刺的（称之为警察式的，不是更恰当吗？）长篇小说以及通俗幽默短文，在纠正正俗一点上，把我们好客的祖国^④推进了整整一世纪；不管我们年轻的诗歌之狮，我们强大的库柯尔尼克，第一步赶上了气吞宇宙的巨人歌德，第二步才落在了克留科夫斯基^⑤后面一些；不管我们可敬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列奇（和法杰伊·威涅季克托维奇遥相呼应）解剖了、零碎分割了我们的语文，把语文的规律归纳在三重文法^⑥中，——这三重文法是一间真正的圣室，除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列奇和他的朋友法杰伊·威涅季克托维奇之外，任何一个凡人都还没有在那里插足过，——这位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列奇整整一生没有犯过文法错误，只有在他那奇妙的诗情创作《黑妇人》里，据敏感的沙里科夫^⑦公爵见证，才破天荒第一遭跟文法吵翻，显然被过分飘逸多姿的幻想吸引了过去；不管我们的卡拉希尼科夫君在关于俄国的美洲——西伯利亚那一片广袤无边的荒野的华美的描写方面，在关于它的粗犷之美的描绘方面，使

① 黑拉斯科夫写过两部长诗《再生的弗拉季米尔》和《罗西雅达》，弗拉季米尔和伊凡雷帝分别为其中的两个主人公。

② 即：进入了卡伊丹诺夫君的《通史》。——原注。

③ 法文：正派。

④ 布尔加林，波兰人。曾参加拿破仑远征军，事后又恢复俄国国籍，此处系讥诮他无耻善变而仍被俄国收留。

⑤ 克留科夫斯基（1781—1811），俄国戏剧家。

⑥ 格列奇在他的文法著作中特别喜爱“三”这个数字，名词有三种变格，动词有三种变位……等等，所以别林斯基讥讽地称之为“三重文法”。

⑦ 沙里科夫（1768—1852），卡拉姆辛的信徒，《妇女杂志》的编辑。

库柏黯然失了光彩；不管我们天才的布朗贝乌斯男爵通过厚厚一本幻想的书，给了无知的欧洲迄今还尊之为伟大学者的那两个江湖术士和骗子香波里翁^①和居维埃^②以致命的一击，并且在辛辣的机智方面，把世界上第一位隼才和饶舌家伏尔泰踩在脚下；不管对于我们没有文学云云这一愚蠢意见有了确信的、雄辩的反驳，也就是由广博渊深的亚洲批评家久仲集-奥格鲁^③在《读书文库》上如此聪慧而有力地申述了的那一反驳，——不管这一切，我还是要重复地说：我们没有文学！唉唉！累坏了！让我透口气吧，——简直要噎住了！的确，读了这样冗长的句子，连布朗贝乌斯男爵都会上气不接下气，虽然他自己就是一位写冗长句子的老手……

什么是文学？

有些人说，某一民族的文学，应该指形诸文字的整体灵智活动范围而言。因此，我们的文学，譬如说，就将包括卡拉姆辛的《国家史》和艾明^④、谢·尼·格林卡^⑤二君的《历史》；希勒哲^⑥、艾凡兹^⑦、卡倩诺夫斯基^⑧的历史研究和森科夫斯基君关于“冰洲古事记”的文章；威尔兰斯基、巴甫洛夫的《物理学》和附有论述臭虫和蟑螂的小册子的《柯伯尼体系的崩溃》；普希金的《鲍利斯·戈东诺夫》和满是菜汤和茴香酒的历史剧中的若干场景；杰尔查文的颂诗和斯威庆^⑨君的《亚历山德罗伊达》等等。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确是有文学的，响亮的名字很多，响亮的作品

① 香波里翁（1790—1832），法国埃及古物学家。

② 居维埃（1769—1832），法国自然学家。

③ 森科夫斯基的又一带有亚洲风味的笔名。

④ 艾明（1735？—1770），俄国小说家和杂志编辑。

⑤ 格林卡（1776—1847），俄国诗人和杂志编辑。

⑥ 希勒哲（1735—1809），德国历史家。

⑦ 艾凡兹（1781—1830），德国历史家和法学家。

⑧ 卡倩诺夫斯基（1775—1842），《欧罗巴导报》后期的编辑，莫斯科大学史学教授。

⑨ 斯威庆，俄国保守派文人。生卒年月不详。